图书情报工作
第66卷 第9期 2022年5月

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价值、阻滞因素和实现路径*

■ 邓胜利[1] 孙瑾杰[2]
[1]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2] 武汉图书馆 武汉 430015

摘 要：[目的/意义]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关的虚假健康信息泛滥，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需要主动服务，利用现有的健康信息资源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承担社会责任。[方法/过程] 运用网络调研与文献调研的方法，以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为例，总结图书馆参与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工作的价值，分析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在信息资源整理、专业服务、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等面临的阻滞因素，提出图书馆参与治理的实现路径。[结果/结论] 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工作，有助于图书馆服务创新，发挥图书馆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服务作用。

关键词：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虚假健康信息治理 健康信息 信息疫情 新冠肺炎
分类号：G251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09.002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明确要求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完善健康服务。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在宣传健康信息、提升健康信息素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后，与病毒传播相伴随的不仅是死亡、恐惧和经济停滞，还有呈指数型扩散的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这些信息涵盖了病毒来源、疾病传播途径、疾病防治、疾病诊断用药、疾病治疗恢复、疾病后遗症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包围的我们不仅进行着一场与流行病的抗争，也在同“信息疫情”(infordemic)作斗争[1]。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发布的《2017美国图书馆协会白皮书》列举了诸多图书馆在应对虚假信息方面可以做的努力[2]，IFLA《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17年新进展》中也提出了图书馆如何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帮助用户应对虚假信息的问题[3]。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正在积极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

本文以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为例，阐述了图书馆疫情期间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所展现的价值，发现了图书馆在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过程中，健康信息资源建设和使用、服务智慧化和专业性、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阻滞因素，并提出图书馆在资源建设、技术利用、专业馆员、健康素养四个方面参与治理的实现路径。

1.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指出，假新闻(fake news)与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等之间的区别，存在一定模糊性[4]，“fake news”“rumors”“alternative facts”“false information”等也在文献中大量出现指代虚假信息，部分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虚假信息进行描述(见表1)。这些关于虚假信息的描述并没有相互排斥，它们的含义互有重叠，这些虚假信息存在不准确、有误导性、叙述不当或是完全捏造等问题。虚假健康信息是虚假信息中关于健康的知识、技术、技能、观念和行为的信息，本文以新冠肺炎期间的虚假健康信息为例，这些虚假健康信息涵盖了新冠肺炎病毒知识、疾病传播预防、疾病诊治等多方面内容。

在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方面，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多位学者[10-11]对互联网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的传播与治理开展研究，从法律监管、舆情预警、技术识别、正面宣传、媒介素养方面提出了治理建议。在计算机领域，於张闲等[13]通过深度学习，有效识别了虚假健康信息。在图书情报领域，张帅[13]构建了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清单，为判断虚假健康信息提供了有益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生态链视角下在线知识社区用户贡献行为评价及预测研究”(项目编号7197414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邓胜利，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victorydc@sina.com；孙瑾杰，硕士。
收稿日期：2021-11-04 修回日期：2022-01-20 本文起止页码：14-22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表1　虚假信息的描述

描述视角	界定	代表人物
形成过程	失真是由于信息中引入了偏见，欺骗是隐瞒事实的陈述及行为，或隐瞒事实的行动，而错误信息则是失真和欺骗的结果	N. Hara 等[5]
虚假信息对个人造成的后果	人们由于无法确定信息的可信度而受到欺骗	M. Farkas[6]
是否经过审查	任何未经传统审查的内容皆为虚假信息	W. Finley 等[7]
分类	完整的虚假信息分类，包括：本身的无知，误传，苍白的信息，故意的假情报，缺少的信息，自欺欺人	S. M. Oltmann 等[8]
制造虚假新闻的目的	以欺骗、误导为目的，蓄意传播的虚假信息	王海霞[9]

参考。邓胜利等[14]提出在突发公共卫生情景下减少虚假健康信息对中老年人危害的三个启示，即政府机关要注重对虚假健康信息的响应方式和速度，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增强辟谣效果，提高中老年人健康信息素养。马超[15]从健康谣言协同治理的角度，分析了10类辟谣主体的信息发布内容特征，探讨了各辟谣主体信息发布的优势，提出微博是扩散辟谣信息的绝对主体。

部分图情学者还关注了图书馆与健康信息服务。周晓英[16]认为从国家、社会、用户以及图书馆自身角度，公共图书馆都应该实践健康信息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徐中阳等[17]指出图书馆在关注医学图书馆、探索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完善健康信息馆员制度、加强实践应用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石艳霞等[18]调查发现部分城市公共图书馆在疫情期间通过自主服务模式和合作服务模式实现无接触健康信息服务。总的来说，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研究着重于介绍国外的动态和我国的现状，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建设和业务拓展方面研究较少，图书馆与虚假健康信息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

近两年部分研究对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提出了思路。宋钧玉等[19]认为参与虚假新闻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彰显。周雅琦等[20]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出发，提出图书馆应该将虚假信息治理作为图书馆应急服务的重要内容，提出5种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方式，包括跨行业协作治理体系、媒介素养教育、突发公共事件虚假信息治理应急服务机制、治理与阅读推广融合、跨平台虚假信息检索系统。储继华等[21]分析了图书馆在当前虚假信息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并对比了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实践现状，认为我国在重视程度、跨机构协作程度和参与力度存在差距。用户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在图书馆虚假健康信息治理中十分重要。周晓英等[22]提出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具备正确判断和取舍的素养和能力尤为重要。邓胜利等[23]认为图书馆参与健康信息素养受政府政策、公共需求、功能拓展和平台优势四个方面的力量驱动。李臻[24]认为信息素养教育与虚假信息治理是图书馆服务的一体两面，图书馆要立足社区，开展卓有成效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2　图书馆参与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价值

纽约大学教授 B. PAUL 认为，与应对美国大选虚假信息相比，应对本轮新冠病毒的信息危机无疑更具有攻击性[25]。国内外图书馆积极参与了新冠肺炎虚假信息治理，其治理中展现的价值得以被公众认可。

2.1　信息发布：权威驱散虚假

互联网时代人们纷纷哀叹"真相衰落"(Truth Decay)、越发不信任专家知识和新闻媒体，但图书馆的声誉基本保持不变[26]。新冠肺炎疫情中，图书馆成为发布权威健康信息的窗口之一。武汉图书馆早在2020年1月底便敏感地发现"信息抗疫"的战火正在打响，1月25日便主动联系广东科技出版社，在武汉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刚刚发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电子版，该书是国内首部疫情防控书籍。此后，武汉图书馆和各区图书馆又相继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28问》、防疫安全的公益课和相关知识竞赛等多种权威健康信息资源[27]，成为公众尤其是处于疫情风暴眼的武汉人民获取权威疫情防控信息和疫情健康信息资源的渠道之一。国家图书馆抗疫期间也推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资源专题"，包含病毒知识、防护措施、疫病治疗、防控管理、心理健康等书籍、讲座视频、资源库汇集等内容，很好地整合了有关健康信息资源，成为人们全面客观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可靠健康信息的窗口。可以说，图书馆既是社会公共事务交流的权威中心，也因图书馆员掌握了比较好的信息采集与组织方法，成为知识发布的权威[28]，在疫情期间发布正确健康信息、驱散虚假健康信息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2.2　信息传播：专业回击虚假

虚假健康信息使疫情中的人们防不胜防，图书馆疫情期间以专业的服务试图突破不良健康信息包围圈，开展健康信息审查，发布专业健康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打断虚假健康信息传播的路径。2020 年 2 月，上海图书馆收到多位读者关于《实证化中医基础理论及运用》十年前就预言了此次肺炎疫情暴发的咨询问题，参考馆员开展了专业的地毯式查询，证明此书并不存在，仅有一篇相似内容的论文也并未涉及疫情预测[29]，图书馆发布信息审查结果后，该条预言疫情发生的谣言便瓦解。上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你真的会消毒吗?》《当疫情遭遇瑞德西韦专利之刃我们准备好了吗?》等文章还从专业视角科普知识，点对点定向回应社会公众关切。此外，2020 年 3 月 5 日，上海图书馆联合 4 家图书馆和阅读马拉松组委会携手主办的“我的战疫”阅读马拉松线上快闪赛，15 545 位读者一起阅读“网红”张文宏主编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答题[30]，用阅读活动吸引读者对图书馆正面健康信息的关注，拓宽健康信息传播渠道，阻止虚假健康信息进一步传播。

2.3　信息素养：教育识别虚假

“信息疫情”之下，健康信息素养的问题重新引起图情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黄如花在人民网发表《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31]，邓胜利在人民论坛网发表《治理疫情防控谣言，构建清朗网络空间》[32]，国防大学王景侠在《图书馆报》发表《战胜“信息疫情”，需提升公众媒介信息素养》[33]。健康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一种，图书馆承担着提高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任务，推动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

国内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提升以提供健康信息服务为主，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从公众医学信息资源与服务应急保障、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综合服务平台、推送疫情发展动态和健康科普、和利用公众号等媒体和中国医学健康新闻发布会发布健康科普等方面提供健康信息服务[34]。国外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实践较早，但也主要提供健康信息相关的服务。

治理虚假健康信息过程中，用户知道了自己认识偏差的存在并不代表消除了偏差[35]。也就是说，认知偏差是系统性的，治理泛滥的虚假健康信息，图书馆不能认为仅仅通过普及正确的健康信息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而应该像治理虚假信息那样，教会用户如何查找、选择、判断、利用健康信息，识别虚假健康信息，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和批判思维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外不少图书馆制作或更新了虚假信息指南，笔者调查了其中的 13 所，其中 11 所图书馆在疫情后更新了虚假信息指南（见表 2）。尽管这些虚假信息指南并没有特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虚假健康信息，但近 85% 的图书馆更新虚假信息指南，表明在当前“信息疫情”影响下，图书馆密切开展了健康信息素养工作，并试图在提升公众辨别虚假健康信息方面有所贡献。

3　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阻滞因素

根据国内外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实践和所开展的健康信息服务的现状，从健康信息资源、健康信息服务和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三个方面，总结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阻滞因素，为促进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方面突破瓶颈提供参考。

3.1　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建设和使用问题

3.1.1　纸质健康资源优势发挥不足

纸质资源丰富是图书馆的优势，大量馆藏的纸质健康信息资源为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根据上海图书馆成人纸质图书借阅排行榜，医药、卫生图书类别中，2021 年排行榜第一位《人体简史专著》借阅次数达到 267 次，榜单排名第 60 位的图书借阅次数也达到 65 次[36]，该类别图书借阅量整体增加，说明疫情发生后公众对医药、卫生纸质资源的需求增加。太原市图书馆在疫情闭馆期间，推出了“太图飞书”活动，让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选到心仪图书，并由京东快递将图书邮寄回家，2020 年 2 – 3 月闭馆期间，“太图飞书”活动的借阅册数、借阅人次呈倍数增长，3 月达到 1 908 册、798 人的全年借阅量的活动顶峰[37]。这说明了读者对纸质图书的需求并没有因为闭馆而减少。值得深思的是，2020 年受疫情宅家抗疫影响，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停滞，其中包括一直在服务走在前列的上海图书馆。图书馆积极主动利用和无接触纸质资源服务开展不足，导致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后，图书馆纸质健康资源优势未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图书馆对藏量丰富的纸质健康信息资源组织和挖掘不够。疫情期间，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出版《医学前沿——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专刊》，辽宁省图书馆在 2020 年 2 月采用图书馆古籍中的版画，

表2　13所美国图书馆虚假信息指南情况

图书馆名称	应对指南	网站链接	最后更新时间
匹兹堡大学图书馆	CheckYourFacts(事实审查)	https://pitt.libguides.com/checkyourfacts/debunk	2021.5.5
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Real News/Fake News(真实新闻/虚假新闻)	http://guides.lib.berkeley.edu/c.php?g=620677&p=4333237	2021.8.26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Fake news, alternative facts and misinformation workshop(假新闻,替代事实和错误信息教育计划)	http://guides.library.cornell.edu/c.php?g=636325&p=5176823	2020.12.21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Savvy Info Consumers(精明的信息消费者)	https://guides.lib.uw.edu/c.php?g=611734&p=4247863	2020.10.5
印第安纳大学东校区图书馆	Fake News(虚假新闻)	http://iue.libguides.com/fakenews/resources	2021.9.22
德雷克塞尔大学图书馆	Fake News: Source Evaluation(虚假新闻:来源评估)	http://libguides.library.drexel.edu/fake_news	2021.9.7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	UA Report Examines Fake News and How to Stop It(UA报告检查假新闻以及如何阻止它)	https://uanews.arizona.edu/story/ua-report-examines-fake-news-and-how-stop-it	2017.7.24
哈佛大学图书馆	"Fake News",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假新闻",虚假信息和宣传)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fake	2021.4.5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馆	Fake News: Science Edition(假新闻:科学版)	http://guides.uflib.ufl.edu/fnse#resources	2021.12.9
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馆	Evaluating Resources(评估资源)	https://guides.library.cmu.edu/c.php?g=876549&p=6298337	2021.5.25
佐治亚理工学院图书馆	Policy Analysis: Evaluating Information(政策分析:评估信息)	http://libguides.gatech.edu/c.php?g=54276&p=6266153	2022.1.13
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	Librarians Say: Be Skeptical of Fake News(图书馆员说:对假新闻持怀疑态度)	https://www.epl.org/skeptical-fake-news/	2017.6.19
阿伯克基公共图书馆	Help! My News is Fake!(救命!我的消息是假的!)	https://abqlibrary.org/FakeNews/Home	2021.10.22

结合疫情防疫措施,编辑了两期《古风防疫宣传画》。尽管部分图书馆利用馆藏开展了健康知识服务,但周芸熠等[38]以我国"十五城市"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为调查对象,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图书馆微信应急信息服务情况,发现公共图书馆发布的阅读量靠前的推文主要是通知通告、资源推送、科普教育、读者互动、宣传推广的文章,内容缺乏原创和深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医学和防疫纸质资源文献,尤其是医学图书馆,其馆藏的大量医学类藏书是健康知识的宝库,是数字内容创作的良好素材,然而却少有图书馆利用纸质健康信息资源创作原创内容。

纸质资源准确性高、可信度好、系统性强,尤其相比于碎片化网络信息,在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和培养批判思考能力方面具有特别优势。图书馆如何利用纸质优势资源,推广深度阅读和思考,宣传健康知识,是当前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需要解决的问题。

3.1.2　电子健康资源自主建设薄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仅有少量图书馆自建专题防疫资源库,其中国家图书馆建立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资源专题《服务不打烊 战"疫"进行时》、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全民战"疫" 知识共享》,太原市图书馆早在2020年2月便着手收集与战"疫"有关的文献、音像资料和实物,成为全国省市图书馆中完成"战'疫'数据库"内容建设的第一馆[39],浙江图书馆建立"阅读经典,书香战疫"专题库,提供疫情权威信息、战疫短视频、建立战疫智库、宣传战疫英雄等。绝大多数图书馆的专题资源内容由数字资源供应商或出版商提供,最为常见的内容有图创软件和掌阅的《阅读战"疫"》,中图集团的《战"疫"书柜》,博看与疫情有关的听书资源,万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超星的疫情防控公益知识库,中文在线的《全民"抗疫"共克时艰,"书香中国"致敬武汉》等。图书馆大量采购这些供应商和数据商数据库资源,不仅导致图书馆之间电子资源重复,不具有特色和代表性,也削弱了图书馆信息组织和资源有序化的功能,使得图书馆资源未能很好地与图书馆阅读推广等活动结合。

更值得深思的是,图书馆购买的健康数据库资源中,其中部分资源供应商对公众完全免费开放,有些资源甚至是高校老师的论文、图书馆的讲座视频等图书馆自身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源,这不仅导致图书馆所购买的资源价值不高,更是加重了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成本。此外,由于没有自主建设的健康知识资源库,图书馆为了更好平衡自身和数据商、系统商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少数企业的垄断和杀熟行为,往往会同时与多家公司合作。由于不同供应商的产品服务具有一定差异,需要通过不同方式访问数据库商们的资源,增加了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开展数字资源组织利用的难度。

3.2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智慧化和专业性问题

3.2.1 健康信息智慧服务有待增强

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会(Bruno Kessler Foundation)研究表明,2020年3月的每一天,Twitter上平均有46 000个新帖子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误导性信息[40]。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需要更强更智慧的服务能力、更广阔的信息服务范围、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更个性的服务方式。

疫情期间,武汉图书馆2020年2月至6月数字资源访问量达514万人次,数字资源下载量同比上涨75.3%,清华大学图书馆2020年2月数字资源访问量是2019年同期的3倍[41],图书馆线上健康信息访问量和资源下载量也随之增加。但图书馆拥有的数据,无论是纸质的还是数字的,都不过是普通数据,并不具备大数据的基本特征[42]。利用普通数据,通过传统人工方式,治理海量信息中的虚假健康信息显然难以实现预期治理目标。图书馆需要加快推进大数据资源和服务能力建设,明确储备哪些大数据健康信息资源,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现代人工智能,以可视化、个性化的方式精准高效开展健康信息资源组织工作,利用和发挥好馆藏健康信息资源优势,真正让图书馆健康资源大数据化、健康信息服务智慧化。

不少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也采用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创立健康信息专栏,赵蕊蕊等[43]对我国31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和美国36所州立首府城市公共图书馆网页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的调研结果显示,中美公共图书馆通过在网站首页提供健康信息或者设置健康信息专栏的方式展开服务,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Facebook、推特等都是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宣传平台。全国各地不少图书馆还开展了健康专题的讲座直播和阅读推广活动,如广州图书馆“健康大讲堂”、深圳图书馆“深图健康讲坛”、黑龙江省图书馆“合理膳食健康直播课”等。但由于缺少大数据和前沿技术的支撑,服务针对性、即时性不足,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时,信息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明显弱于政务、企业信息服务主体。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的学术调查中,仅31.5%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解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44],图书馆所提供的线上信息和线下活动服务受众范围小、可取代性强、影响力小,个性化服务、学科服务、移动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等创新服务的功能优势并未发挥,影响了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成效。

3.2.2 馆员专业服务能力有待增强

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建设、健康信息咨询、健康培训和开展健康阅读活动等工作,离不开专业馆员的支持。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无论是提供正确的健康信息,还是判定虚假的健康信息,健康及医学信息专业馆员所拥有的专业健康知识与健康信息服务等能力具有重要价值,是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专业性的体现之一。

疫情期间,图书馆面对公众大量的健康信息咨询,馆员面对的最大挑战便是对健康信息资源了解有限,不能很好确定用什么资料回答读者的健康信息咨询问题[45]。当前我国图书馆健康信息咨询服务开展情况并不乐观,部分图书馆甚至逃避健康与医学专业馆员缺乏的困难,明确表示不提供医药健康有关的咨询[46]。

目前,医学和健康文献推广、健康讲座等已经成为很多图书馆常态化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交流频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涉及健康、医学专业知识,活动内容专业性强,由于缺乏健康和医学专业馆员,图书馆不得不聘请馆外专业人士支持和参与活动[47]。可以说,培养自己的健康与医学专业馆员是图书馆开展专业的健康信息服务,提高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成效所必不可少的人才要素。

3.3 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问题

3.3.1 馆员低估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复杂性

图书馆员所提出的信息素养解决方案并未完全考虑虚假信息的特征,实践中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问题简单化、单一化、笼统化。EI. RAYESS等对黎巴嫩巴黎圣母大学本科生信息素养水平的调查分析显示,性别、学生类别、事实审查和信息来源对学生能否正确评估信息影响不大,而所攻读的学院对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影响更显著[48],但此类识别虚假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并未引起图书馆员足够重视,少有图书馆严格根据不同背景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设定不同的虚假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和培养方案。此外,部分馆员认为拥有“基本评估技能”或采取“一些简单的做法”虚假健康信息就会被制止[49],这种想法不仅忽视了虚假健康信息难以根除的客观现实,人们处理虚假健康信息并非总是理性客观,相反大多情况下是盲目和非理性的。

3.3.2 虚假信息指南清单存在缺陷

图书馆参与治理虚假信息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便是

提供信息素养指南或技能清单，疫情后不少图书馆指南或清单进行了更新，但在治理虚假健康信息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指南清单可能为人们提供了虚假健康信息的示例，但如何发挥指南清单在人们信息活动中的作用缺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指南清单可能更新不及时，忽略不同情景和背景下虚假健康信息的重要特征，无法适应当前社会需要。例如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itition, IFLA)于2017年发布"如何发现假新闻"[50]，该指南自2017年发布至今内容并未有太大变动，更未能够紧跟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虚假健康信息环境和虚假健康信息特点的变化，开展针对性指导，提供可行的识别新冠肺炎虚假健康信息建议。

图书馆员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如何让馆员全面认识虚假健康信息，利用指南清单提升公众判断虚假信息的能力，是当前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面临的任务。

4 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实现路径

虚假健康信息泛滥背景下，公众对权威健康信息需求增加，图书馆信息真实性、可靠性受到进一步认可和重视。面对诸多挑战和阻滞因素，图书馆参与虚假健康信息治理需要守正创新，发挥自身优势，构建智慧专业、主导开放、自主引领、多元高效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培养健康与医学专业的图书馆员，发挥图书馆在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方面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4.1 发挥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资源优势，构建权威资源库

加快图书馆数字健康资源建设从购买到自建的转变，主动开展信息组织工作，建设特色权威的健康信息资源库，对治理虚假健康信息具有重要意义。自建资源库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标准对健康文献信息资源进行选择、核查、评估，实现纸电健康信息资源一体化，确保了健康资源来源真实可靠、内容完整准确，有利于发挥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图书馆构建了自己的专业核心竞争力，掌握了健康资源建设和信息组织的主导权，为开展大数据健康知识发现和健康知识利用提供了可能。同时自建健康数据库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外部数据商等的依赖，因服务商不同所导致的跨库检索费时费力的问题也获得解决。IFLA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了"图书馆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关键资源"，创建并整合了疫情期间全球图书馆信息汇集，满足公众对图书馆的潜在需求[51]，也成为了解全球图书馆疫情期间服务的权威便捷的窗口。尽管IFLA建立的"关键资源"并非客观意义上的数据库，但这一尝试表明国际图书馆界已经意识到自建数据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4.2 融合利用新技术，提供智慧化健康信息服务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智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指出"图书馆的智慧化不是购置一两套设备就能够实现的，而应该是利用智能化技术对图书馆的资源、空间、服务乃至业务管理活动进行全方位重塑的过程。"[52]线上线下馆藏资源、用户行为记录、图书馆空间设备数据等是图书馆知识推荐和智能化服务的宝贵数据，也是图书馆开展智慧服务和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大数据基础，需要对图书馆的数据深度挖掘、有机组织。利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现代技术，围绕虚假健康信息治理主题的健康知识智慧检索和健康信息推送、个性定制服务不仅能够为公众带来多样化的健康信息服务体验，增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也能更好提高用户粘性，提高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成效。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信息网络(WHO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Epidemics)通过技术实现权威信息共享，在Google上搜索"冠状病毒"，公众便可获得可信赖的最新报道，并链接至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权威信息，且所有这些可靠信息都带有鲜红色的标记，这对图书馆参与治理虚假健康信息带来了有益启示。图书馆虚假健康信息治理不能单打独斗，更要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诸如百度、Google等商业化信息服务商合作，优化虚假健康信息识别技术手段，共同高效推进治理，与医疗机构、卫健委、疾控中心、医科大学等合作，不仅要"送出去"图书馆的资源，更要"拿进来"他们的最新研究进展，细分不同人群需求，开展针对性科普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还有抖音、微信、斗鱼直播等是优质的健康信息宣传平台。图书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要利用技术手段，借力其它主体优势，产生1+1>2的效果，让图书馆在提供智慧化健康信息服务的同时，虚假健康信息治理高质量高效推进。

4.3 重视健康信息服务，培养创新多能的健康医学专业馆员

伴随着数字社会迅捷深入发展，数字服务趋于普

惠多元,数字鸿沟由“接入鸿沟”转向“能力鸿沟”[53],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成为信息时代重要能力之一。开展虚假健康信息治理工作,为图书馆培育创新多能的健康医学专业馆员带来了机遇,图书馆员作为公众信息查找和利用的指引者,需要具备治理虚假健康信息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要能够在海量数据中开展专业健康信息评估挖掘和有效健康信息提炼推广,教育人们如何评估健康信息真实性。图书馆的管理者和图书馆界要重视健康信息服务,积极融入“健康中国”战略发展中来,推动与健康有关的学术科研、阅读推广、参考咨询、技术服务、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等专门领域服务全面质量优化提升。提高图书馆员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专业化水平,在招聘中注重健康医学专业馆员背景的多样性、专业化,并积极为专业馆员提供培训机会,提高专业馆员对虚假健康信息的深度全面认识,保持对虚假健康信息敏锐判断力和洞察力,增强健康专业服务本领。

4.4 提供常态健康科普活动,在实践中提升公众健康信息素养

将健康知识科普与阅读推广融合,发挥好图书馆终身阅读学习阵地作用,将促进健康纳入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中。不仅要针对不同素养、不同需求群体,提供利益、兴趣相关的专业健康知识,同时还要提供健康信息查找、辨别能力的系统化周期性的信息素养课程。只有健康知识和健康信息素养同步提升,才能有效改变公众简单归因类比、“先定义后理解”、以主观想象取代客观实证的思维习惯,从认知根源上提升治理虚假健康信息成效。

在实践中,图书馆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对图书馆用户,要实现常态化健康科普,通过多种娱乐化、新颖性的教学形式,定期举办相关活动,扩大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影响力;对图书馆员,要帮助他们理性客观认识虚假健康信息特征,了解认知规律和复杂现实的信息环境,深刻认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阻碍和复杂度;要完善和更新图书馆虚假健康信息治理指南清单,将治理虚假健康信息的实践作为生动的教学案例素材;还要立足查证文化强化健康信息审查意识,将关注健康信息真实性的观念逐步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1] Chicago Public Library. Avoid the infodemic: sorting through fact and fiction on COVID-19[EB/OL]. [2022-04-01]. https://www. chipublib. org/blogs/post/avoid-the-infodemic-sorting-through-fact-and-fiction-on-covid-19/.

[2] 美国图书馆协会. 2017 美国图书馆协会白皮书[J]. 图书情报研究, 2017, 10(2):3-13.

[3] IFLA. IFLA trend report 2017 update[EB/OL]. [2022-04-01]. https://trends. ifla. org/files/trends/assets/documents/ifla_trend_report_2017. pdf.

[4] LAZER D, BAUM M, GRINBERG N, et al. Combating fake new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EB/OL]. [2021-12-10]. https://www. sipotra. it/wp-content/uploads/2017/06/Combating-Fake-News. pdf.

[5] HARA N, FICHMAN P, MEYER E T, et al. A social informatics perspective on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deception and conflict[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56(1): 538-540.

[6] FARKAS M. Beyond fake news: determining what sources to trust [EB/OL]. [2022-01-20].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 org/2018/06/01/beyond-fake-news/.

[7] FINLEY W, MCGOWAN B, KLUEVER J. Fake news: an opportunity for real librarianship[J]. ILA reporter, 2017, 35(3): 8-12.

[8] OLTMANN S M, FROEHLICH T J, AGOSTO D E. What do we do about "fake news" and other forms of false information: the rol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55(1): 719-721.

[9] 王海霞. 欺骗性信息:研究进展与展望[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42(5):32-41.

[10] 曾祥敏,王孜. 健康传播中的虚假信息扩散机制与网络治理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6):34-40.

[11] 杨洸,闻佳媛. 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健康信息纠错:平台、策略与议题之影响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8):26-43,126.

[12] 於张闲,冒宇清,胡孔法. 基于深度学习的虚假健康信息识别[J]. 软件导刊,2020,19(3):16-20.

[13] 张帅. 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识别[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65(9):70-78.

[14] 邓胜利,李雅静. 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中老年人虚假健康信息应对行为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21,42(2):43-51.

[15] 马超. 健康议题辟谣社群的类别构成与社群结构研究——基于多主体谣言协同治理的视角[J]. 情报杂志,2019,38(1):96-105.

[16] 周晓英. 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4):61-71.

[17] 徐中阳,石艳霞,尚珊.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综述[J]. 图书馆,2020(7):38-44.

[18] 石艳霞,刘亚楠. 公共图书馆无接触健康信息服务的内容分析[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6):37-42.

[19] 宋钧玉,孟祥保. 高校图书馆参与虚假新闻治理的价值、类型与策略[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3):3-11.

[20] 周雅琦,敬卿,牛宇."全民战疫"背景下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5):177-183.
[21] 储继华,刘春鸿,陆尧,陈燕方. 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实践的对比及其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5):140-145.
[22] 周晓英,宋丹,张秀梅. 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传播利用的国家战略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15(4):2-10.
[23] 邓胜利,付少雄. 公众健康信息素养促进中的图书馆参与:驱动因素、国外实践及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2018(2):5-13.
[24] 李臻. 图书馆服务的一体两面: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与虚假信息治理[J]. 图书馆,2021(4):39-46.
[25] Consumer Reports.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shows what big tech can do when it really tries[EB/OL]. [2022-04-01].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consumer-protection/fight-against-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shows-what-big-tech-can-do/?emci=cb049f03-d167-ea11-a94c-00155d03b5dd&emdi=c4ea6159-f467-ea11-a94c-00155d03b5dd&ceid=842989.
[26] JOHNSON B.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dead: the role of libraries in a post-truth world[J]. Computers in libraries, 2017, 37(2)::19-22.
[27] 李静霞, 李真吾. 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3): 38-48.
[28] 陈传夫, 冯昌扬, 陈一.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1): 4-20.
[29] 一个关于"疫情"的所谓神预测:我们如何查证一本书的真伪?[EB/OL]. [2022-03-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65494.
[30] 共饮一江水,共读一本书:"我的战疫"阅读马拉松线上快闪赛速报[EB/OL]. [2022-01-20]. https://www.shkp.org.cn/articles/2020/03/wx269744.html.
[31] 黄如花. 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EB/OL]. [2022-03-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60011661761550881&wfr=spider&for=pc.
[32] 邓胜利. 治理疫情防控谣言,构建清朗网络空间[EB/OL]. [2022-03-12]. http://www.rmlt.com.cn/2020/0409/575781.shtml.
[33] 王景侠. 战胜"信息疫情",需提升公众媒介信息素养[N]. 图书馆报,2020-04-10(5).
[34] 刘靓靓,任慧玲.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 图书馆杂志,2020,39(7):104-113,123.
[35] TROUT J D. The empathy gap: building bridges to the good life and the good society[M]. New York: Viking,2009.
[36] 上海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成人[EB/OL]. [2022-01-20]. https://library.sh.cn/#/index/libraryList.
[37] 太原市图书馆 2020 年年报[EB/OL]. [2022-01-20]. http://59.49.96.132/web/information/6406.
[38] 周芸熠,张磊. 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图书馆微信应急信息服务研究——以我国"十五城市"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为例[J]. 图书馆学刊,2020,42(12):7-12.
[39] 为 2020 树碑! 全国首个地方图书馆"战'疫'资料数据库"已现雏形! [EB/OL]. [2022-01-20]. https://mp.weixin.qq.com/s/8Q32cwUp76Lp69BKD1OvQA.
[40] HOLLOWOOD E, MOSTROUS A. Fake news in the time of C-19 [EB/OL]. [2022-01-20]. https://members.tortoisemedia.com/2020/03/23/the-infodemic-fake-news-coronavirus/content.html.
[41] 王小琼,朱海涛. 非常时期高校图书馆与数据商的博弈——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例[J]. 图书馆学刊,2020,42(11):7-12.
[42] 程焕文,刘佳亲. 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0-24.
[43] 赵蕊菡,王晓静. 中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比较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9):3-10.
[44] 金燕,张启源. 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18(2):24-31,23.
[45] 谈大军. 美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馆员角色探究[J]. 图书馆论坛,2018,38(12):168-175.
[46] 吴孝仙,翟萌,高灿,潘惠玲,康芳芳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探讨[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1,45(5):26-29.
[47] 李爱明,吴珣.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以湖北省十二所地级市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服务为例[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6):23-26,44.
[48] El RAYESS M, CHEBL C, MHANNA J, et al. Fake news judgement[J]. Reference sservices rreview, 2018, 46(1), 146-129.
[49] COOKE N A. Posttruth, truthiness, and alternative facts: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for a new age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7, 87(3): 211-221.
[50] IFLA. How to spot fake news [digital image] [EB/OL]. [2022-04-01]. 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node/11174.
[51] IFLA. COVID-19 and the global library field[EB/OL]. [2022-04-01]. https://www.ifla.org/covid-19-and-libraries#actions.
[52] 饶权. 回顾与前瞻: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1):4-15.
[5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R/OL]. [2022-03-15].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3/content_5543085.htm.

作者贡献说明:

邓胜利:提出选题和研究思路,设计和改进研究方案,撰写、修订论文;

孙瑾杰:参与研究方案设计,采集和分析数据,撰写和修改论文。

The Value, Barriers and Practical Routes of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Health M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Deng Shengli[1] Sun Jinjie[2]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Wuhan Library, Wuhan 43001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proliferating. 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stitutions, libraries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rve and use existing health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methods of network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taking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for example, analyzed the barriers faced by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 terms of organiz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literacy edu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practical routes of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governance. [Result/Conclusio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libraries can help to realize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role of libraries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Keywords: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ake health information governance health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pidemic COVID-19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学术论著署名问题负面行为清单的通知

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学术论著署名问题负面行为清单的通知》(科发监审函字〔2022〕1 号),对中国科学院学术论著署名问题进行了规范要求,并列出了学术论著署名问题的负面行为清单。

通知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维护科研诚信、开展负责任创新,既是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推进科技创新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定位的基本要求。学术论著署名规范一般由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惯例自行确定,根据学科、领域甚至不同的科技期刊均可能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制定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统一署名规范较为困难。通知列出了部分学术论著署名问题的负面行为清单,如冒用作者署名、虚构作者署名;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未经所有作者一致同意就确定署名顺序;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性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因作者所属机构变化而随意变更论著工作主要完成机构;虚构、伪造作者所属机构;把论著非完成机构作为署名单位;使用非正式联系方式作为论著作者的联系方式;故意排斥有重要贡献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署名;侵害直接实施科学实验的研究生的基本署名权等。

中国科学院对清单所列行为实施“零容忍”要求,要求凡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出现清单所列行为,将由相应第一责任单位按照通知的相关规定开展调查,并根据具体事实和相关情节予以认定和处理,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终身追责。

(本刊讯)